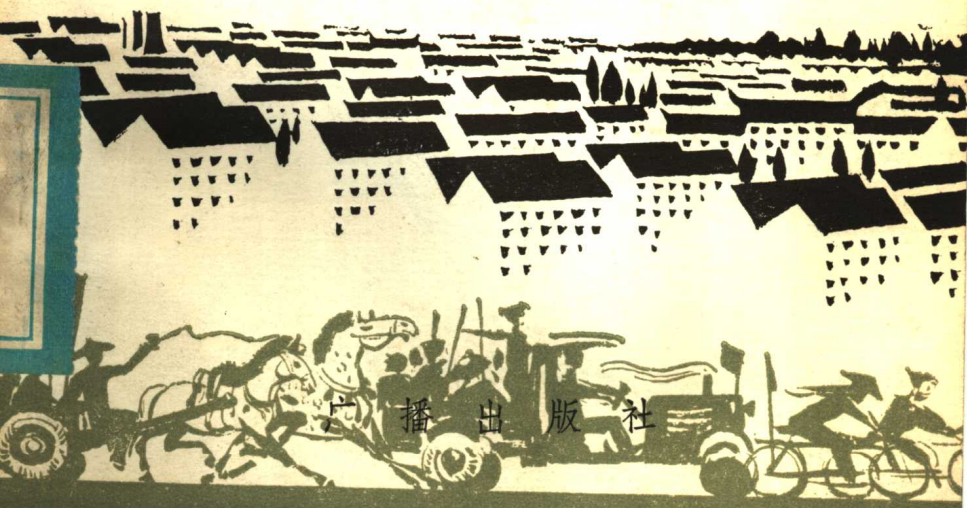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建设新农村的人们



广播出版社

《对农村广播》节目稿选

建设新农村的人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广播出版社

建设新农村的人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

广播出版社出版

怀柔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5.25印张 90(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

统一书号:7236·027 定价:0.40元

前 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除了通俗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农业科技知识、报道农村的大好形势以外，还宣传了不少在新形势下农村各个方面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其中有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县社队干部，有处处发挥模范作用的优秀党员，有为农业增产勤奋工作的农业科技人员，有不徇私情的护林员，有自学成才的农村青年，有发展多种经营的各种能人……。不少稿件广播以后，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同志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要向广播中介绍的先进人物学习，并且希望把稿件汇集成书。为了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些农村人物通讯，编成这本小册子。

我们根据广播稿的内容，大体上分了类，并在每篇稿件的末尾注明播出日期，稿中提到的年份未作改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农村清除“左”的影响，对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确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产方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全国农村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喜气洋洋，农业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农村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在各个方面，但首先是反映在人的身上。以下几篇通讯，将会向读者说明这一点。

目 录

前 言

赵有生的变化	(1)
大老齐成了“香饽饽”	(7)
“冒尖代表”	(11)
县委书记的脚印	(17)
他忠实地履行入党的誓言	(22)
潘队长家的一场纠纷	(31)
为人民甘愿吃苦	(37)
他第一个提出了“冒尖田”	(42)
“鸟食碗”变成“聚宝盆”	(48)
生产队的田都是队长的“责任田”	(53)
“二队长”	(57)
精神富有的郭凤仙	(63)
俺是个共产党员	(69)
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73)
“银花姑娘”谢庆香	(80)
这样的新媳妇人人夸	(86)

一对种树迷.....	(93)
护林英雄叶炳建.....	(98)
植树老人姚士旺.....	(103)
一代银花.....	(110)
“庄稼医生”.....	(119)
梁玉琴治虫.....	(122)
“小老大”.....	(127)
让河埧塘库都变成珍珠之海.....	(133)
捉鳖神手.....	(140)
“副业通”.....	(145)
敢向苍天问风雨.....	(149)
给人们更多的热能.....	(155)
灭鼠能手赵生成.....	(160)

赵有生的变化

山西省安泽县委 张学温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到底是哪一年，我记不太准，反正啊，那会儿，那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劲头上。有一天中午，我在机关食堂吃饭，忽听得背后有人叫我：“老张！外边有个要饭的找你。”我挺奇怪，一个要饭的找我干啥？不会吧。可又一想，还是去看看好。我放下饭碗，走到门外，只见院里站着一个人，细高个儿，方脸盘，头上系着条黑不溜秋的毛巾，身上那件白褂子满是油腻；他面黄肌瘦，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啊，好面熟，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看我直愣愣地盯着他，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轻轻说：“我是赵有生，找你来，想跟你借五块钱。”赵有生，是他？

这个赵有生是什么样的人哪？他老家在古县茶坊公社桥西大队，早些年，跟我们安泽县马必公社的赵红秀对上象。因为红秀家没有劳力，就招了个女婿上

门。于是，赵有生就到了这儿——马必公社荆村大队高庄生产队。有生的老丈人叫赵洪登，我下乡的时候，在他们家住过。赵有生本来蛮精神的，谁想到，没隔多长时间，竟完全变了模样，才三十五岁的人，走路背都弯了。

我把有生领进食堂，打了饭。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香喷喷的肉菜，来不及品味儿就咽下去了。我看他吃饱了，就问他：“你来办啥事儿？”我这么一问，他鼻子一抽，豆大的泪珠子“刷刷”往下流。他长叹了一口气：“唉，老丈人把我告到法院，要我跟红秀打离婚。法院接二连三下传票，不来哪成！家里又没吃的，空着肚子出门，饿得没办法，只好来找你。”我说：“你把老丈人叫来，我给你们和解和解。”他说：“老人家在火头上，不会来。”

赵老汉干吗非要闺女跟有生离婚呢？在喝茶的时候，有生一五一十地谈了事情的缘由。

赵有生到红秀家上门以后，这些年来，真够他受的。这么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能下地干活的就他一个。有生身强力壮，又肯吃苦，为了养活一家人，他有十分力，绝不会只拿九分九。粮食入库，他扛起二百来斤的麻包一溜小跑；收庄稼，他挑起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象没事儿似的。人们说，有生干活能气死毛驴。但是，有生心强时运不强啊。那些年，农村尽

吃大锅饭，多劳不能多得，有生干得多，又有什么用？照样日子没法过。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能灌下一碗稀糊糊，就算不错了。就是这样，每年也得借上一千多斤玉米，要不就接不上茬子。有生想，这样下去怎么行？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啊！他偷偷地跑到山上采山货，又偷偷拿到浮山县毕家沟分销店卖。他不敢在本地卖，怕人找岔子。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还是让当时自称“造反派”的人抓住了。他们说有生成心跟学大寨唱对台戏，大搞什么“资本主义”。有生是个外来人，再加上他脾气倔，难免得罪了一些人，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趁这个机会要有生的好看。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不管跟有生有没有关系，都要先拉他出来批一通再说。一时间，有生比六月的茅坑还臭。他抬手动脚都有错，浑身没一点儿是处。赵有生实在不明白：搞点家庭副业，挣俩钱儿养家糊口，不是也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吗？穷人称二斤盐都要生虫，这哪是共产党的政策？……赵有生心里闷得慌，性子变得愈发火爆，在家看谁都不顺眼，不是顶撞老人，就是骂老婆、打孩子，闹得全家不得安宁。赵有生想，我没日没夜地干，反倒招惹了好多是非，算了吧，别再当这份儿傻瓜了。打那以后，他能歇就歇，人象是没了骨头抽了筋，提起一条，放下一堆。他不卖力气了，收入就更少了。可是，大人小孩都得吃饭，

不能把嘴封起来呀。这一来二去的，他家就欠下了队里两千块钱的口粮款。

对有生这个样，老丈人怎么能没意见呢！有些爱说长道短的人说啦：“当初赵家瞎了眼，招了这么个女婿，把红秀给坑苦了，赶快离婚算了。”

赵有生已经愁得要命了，可灾祸又接连而来，他的亲生父母和一个哥哥，先后得病去世了。他虽然当了赵家的女婿，家里的事情也得管哪。为了办理丧事，又背上了两千六百块钱的债；连欠队里的口粮款，一共四千多块钱的饥荒，把有生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日子怎么过啊？有生想：跑了吧，我有的是力气，一个人在外头总能找到口饭吃。可家里的人咋办？不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要红秀打离婚的舆论更厉害了。红秀是个贤惠的媳妇，她想：不离婚吧，日子没法过，别人笑话；离了吧，跟我的孩子没了亲爹，跟他的孩子还不知道碰到个啥后妈。她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可她爹，下决心非让小两口离了不行。

听赵有生说了一遍，我半天没吭声。我知道，有生不是懒汉，不是二流子，他勤劳，会经营，完全有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们这场家庭纠纷，根子在当时农村的一些政策措施上。可我是一个普通干部，知道这些事儿太不公平，可又无能为力。

有生临走，我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对他说：“你要相信党！”他热泪盈眶，说了一句：“只要死不了，后会有期！”

.....

这是发生在好几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如今赵有生怎么样了？最近，我特地去看了他一次。

我骑着车，快到高庄生产队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有生的老丈人赵洪登。老汉今年七十三了，身子骨还硬朗。他正带着一个外孙女放羊，鞭子甩得“叭叭”响。那群羊大约有八十多只，个个肚子吃得滚瓜圆，真招人喜欢。赵老汉见了我，乐呵呵地喊：“少见哪！”我支起自行车，擦了把汗，说：“来看看你们。这羊是队里的？”“不，是咱家的。”

啊，有生家有这么一群羊，真不简单。一了解，原来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过去搞的那套“左”的东西臭了，各级领导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不再象以前那样怕农民富了，而是希望农民尽快富起来。有中央的政策撑腰，有生心里又活动开了，劲头又重新上来了。前年，他就跟家里人商量：“咱这儿坡场宽，买群羊放吧，好还债。”老丈人说：“羊是财神，油水大。”有生东跑西颠，借了五百多块钱，买回来六十只羊。两年多来，他们卖羊卖皮卖毡，赚了不少钱；羊粪交队里，又挣了不少工分。他们除了还

清羊本钱，还用这笔收入还了一部分旧债。今年，四十只母羊，生了四十只羊羔，全活了。

我和赵老汉聊了几句，就上他们家去了。见了有生，我说：“听说你从羊身上发了财。”他笑了笑，告诉我，这两年，他们家不光养羊，还养猪、养兔、栽树，家庭副业收入多了，再加上集体分配，光景可大有起色啦：手里有钱，缸里存粮，收音机唱，身换新装，四千多块钱的饥荒，已经如数还给人家了。说到今天的好日子，有生的丈母娘乐得合不上嘴，说：“如今不该人的了，敢往人前站了，这全托共产党的福哇！”我跟有生两口子开玩笑地说：“现在还离不离婚？”有生摆了摆手说：“过去的事儿，还提它干啥！”赵红秀有点难为情，光抿着嘴笑。

去年，高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正说着责任制的好处，赵洪登回来了。老汉捋着山羊胡子，接上话茬说：“以前干活，队长喊破嗓子，社员也不爱动弹。现今有了责任制，允许老百姓富，这就用不着干部逼了。磨不推自转，一家比一家干得欢。”赵有生说：“三中全会精神好哇！这回，饥荒还清了，我心里痛快，觉着全身是劲儿。不是我吹，明年你再来，准会比眼下还强。”

说着话，我发现赵有生满面红光，眉飞色舞，这个精神头儿，跟前几年找我借钱时候大不一样了。我

想，赵有生的变化，不正反映了农村在清除了“左”的政策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吗？而且，这种变化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哪！

（1981年8月播出）

大老齐成了“香饽饽”

大老齐成了“香饽饽”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香饽饽”是个比方，是说大家都喜欢的意思。大老齐成了“香饽饽”，就是说，大老齐这个同志变成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了。

这位大老齐究竟是谁呢？他叫齐永臻，是辽宁省兴城县围屏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助理农艺师。大老齐是沈阳农学院一九六八年的毕业生，科班出身，对本职工作很热爱。这从他的穿着上也能看出来：他穿着一条蓝裤子，裤腿还老挽着；头戴一顶褪了颜色的蓝帽子，脚上穿着一双旧塑料凉鞋。这副打扮，可不象大学堂出来的知识分子，倒象一个地道的庄稼人。

齐永臻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搞“文化大革命”，大老齐先是在下边接受了一年“再教育”，而后呢，又改行当中学教师，一教就是四年。他总希望能学以致用，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在农业生产上，他盼哪盼，盼到

一九七四年四月，总算让他归队了，被调到围屏公社当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开头，大老齐还真是高兴了一阵子，他是学农的嘛，好不容易才把学的和用的对上茬了。公社交给大老齐一个任务：搞制种。大老齐又不是外行，他知道，制种这玩艺儿得把住三个关：苗期、拔节和抽穗去杂，要不就悬乎。把住三关，说是好说，干起来可不那么简单。你想，全公社的制种田又不是集中的，分散在五十多个生产队里，跑一圈就是一百好几十里地。好在齐永臻还年轻，不在乎，他蹬上自行车，三、五天就能跑上一圈。可是，日子一长，大老齐那股高兴劲儿没有了，自行车也蹬得没先前那么欢了。他发现，自个儿辛辛苦苦跑几十里地，去跟队长们讲怎么搞好制种，可人家呢，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压根儿没记住，该干的事儿，到时候还是没干，闹得全报废。象这样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大老齐逐渐悟出一个道理来了：眼下种田并不要什么科学，只要听上级的统一布置就行了，象我这个农业技术员，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

打那以后，大老齐又只好不务正业了，他实际上成了公社机关的勤杂人员。

食堂大师傅出门了，管理员就冲着他喊：“大老齐，你给做两天饭！”文书出门了，临走招呼一声：“大老齐，帮我看两天家，跟下面要要生产进度！”

嗨，诸如此类的事儿多啦，这个喊：“大老齐，你给喂喂猪！”那个喊：“大老齐，你给画张表！”那会儿，公社机关干部搞了个“南泥湾”，开展“大生产”活动。这种活动，当然回回少不了大老齐，他是“当然代表”。大老齐有时候也冒出句把牢骚话来：“嗨，瞎子掉井，哪儿不避风呢，反正我没呆着就行呗！”其实，这哪儿是他心里话呢！他常常坐在自个儿小屋里发呆：我大老齐当初毕业那会儿，不是也有理想、有抱负吗？可现在，成了这么个窝囊废！

幸亏这样的状况也有了个到头的日子。粉碎了“四人帮”，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落实了，围屏公社当然也不例外。今年春天以来，这个山区公社实行了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好，这一下，大老齐也时来运转了。

往年头春耕前，大老齐都按老规矩，给大队、生产队干部和技术员讲一次科学种田的技术课。大老齐在上头讲得嗓子眼儿冒烟，可下面呢，睡觉的睡觉，闲扯的闲扯，认真听的没几个。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大老齐照例开办棉花技术训练班。事先发了通知，按一百五十个人的数准备。谁料想，一来来了三百多，屋子里已挤得满满登登了，院子里的人还往里涌呢。这种场面，大老齐还真没碰到过，他心里有多激动就甭提了。

以往，大老齐在公社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别人

也不把他当回事儿。而今，大老齐转眼之间成了“香饽饽”了。你瞧吧，人们看见大老齐过来了，隔老远就扯着嗓子喊：“老齐，看看咱这棉籽湿沙润种行不行？”“老齐，咱的棉花该不该打药？”“老齐，看咱的花生清棵对不对？”“……”

说来也怪，过去，很多人都嫌大老齐说话吭吃吭吃地不清楚，现在，人们忽然感到，大老齐的话，不光讲得明白，而且道理也说得透彻。过去，公社广播站除开播送固定的节目，其他时间都让领导下指示占了，哪儿有大老齐说话的份儿！现在，只要大老齐认为有必要讲，广播站就给安排时间。大老齐又在大喇叭里讲课了，社员们就是嘴里嚼着饭，也静下来细细听。过去，种地只能听领导的，现在，要是还有谁来瞎指挥，社员就用大老齐的话来顶。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变化多大呀！

大老齐推广的那套农业科学技术，以前没多少人感兴趣，他虽说心里有气，工作上倒是比较轻松，也发觉不了自个儿有啥不够的地方。可当社员们都伸出手来，跟他要科学、要技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水平不高，懂的东西太少了。如今，他的自行车轮子转得更欢了，他小屋里的灯熄得更晚了，他要用百倍的努力，追回那白白耽误的十年光阴。

(1981年7月播出)